

# 語絲

期四十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	----	-----

北大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託爾斯泰的事情 開明

一兩個月前中國報上載，託爾斯泰著作被俄國社會主義政府禁止，併且毀書造紙，改印列甯著書云。當初大家不肯相信，還有些人出力辯護，所以我也以為又是歐美帝國的造謠，但是近來據俄國官場消息，禁止乃是確實的，不過拏去造還魂紙與否是個疑問罷了。在信本一樣東西為天經地義的羣衆中間這類的事是可有有的，本來不足為奇，託爾斯泰著作之被殘毀也并不始於今日，我們不必代為不平；我因此事而想起，想略略一談的乃是別一個託爾斯泰的事情。

所謂別一個者即是亞力舍計爾斯泰 (Alexei Tolstoi 1817—1875)。他是詩人戲劇家，又作小說，最有名的是銀公爵 (Kniaz Serebrianyi)，——十六七年前我曾譯為古文，寄給上海書舖，回信說他們也已譯出，退了回來；後來有一部不測之威出現，據說即是此書，我的譯本經人家拏去看，隨後就遺失了。這是他的著作與中國相關的一點因緣，除此以

外我們便不知道什麼了。近來看德國該倍耳

(Goebel) 博士的小品文集，纔略知託爾斯泰的思想，使我發生很大的敬意。一八七四年意大意味倍耳那帖思 (Guderbas) 教授要編一種列傳體文人辭典，徵求各人的自敘略歷，託爾斯泰的答書中說，「簡短而自喜的答覆你一句，使能知道我在俄國文學上的位置。我被一部分的人所迫害，又被別一部分的人所愛好。此外還有奇怪的事情。一方面我被目為政治上的逆行者，別一方面在有威權的社會裏又幾乎以我為革命家！」他在後面又說明道，「我的著作裏的倫理的基調以及根本情調，可以簡單的說，在於表示一方面對於專制政治的憎惡，別一方面對於努力提高惡劣而抑下優良之偽自由主義的憎惡。這二重的憎惡使我對於一切壓制專斷，無論在什麼境地，用什麼形式與名義，都表示反對。」我們相信立在文化最高處的精神上之貴族主義者其主張不外對於一切壓制專斷的憎惡與反抗，那麼這亞力舍計爾斯泰真是可以景仰的人，而且由我看來似乎比那禁

欲的老弟還要可親了。達爾文的人種由來譯成俄文的時候，檢查官想禁止牠的出版，因為達爾文所說與聖書的博士成人不同。託爾斯泰聽見這個信息，便寫了一封又談諧又嚴正的信給檢查局長朗吉諾夫 (Mikhail Longinov)，其文曰，

『密哈耳兄，聽說達爾文的學說使你非常驚愕懊惱，至於想禁止牠的翻譯傳播，這件事是真的麼？請你容我說一句話 密哈耳兄，你仔細的想一想吧！足下的後面未必長著一條尾巴，那麼對於在大洪水以前或者有過也未可知的事情為什麼這樣的着急呢？人類這種東西，他所做的或者只在播種罷了。對於這種子裏出來的果實他是不負責任的。哥白尼之說已經與摩西不同了，在足下——對於古希伯來傳說同我的老乳母一樣地抱着畏敬之念的足下看來，那麼伽理勒也非由檢查局禁止不可。但是倘若

托爾斯泰的事情 開明

聖芳濟的一首頌語 江紹原

竹林的故事 馮文炳

理想中的教師 善悟

棄婦 李淑良

## 本日期錄

托爾斯泰的事情	開明
聖芳濟的一首頌語	江紹原
竹林的故事	馮文炳
理想中的教師	善悟
棄婦	李淑良

聽從理性的呼聲，承認一切學問不可忍受如何的禁制，須在完全自由之下纔能繁盛，足下有什麼權利可以宣布禁止呢？創世之時你曾在場麼？爲什麼人類一定不能逐漸的變成現在的形狀呢？足下又未必想對於造物主的工作指示他比這個更好的方法吧。神怎樣地工作，怎樣地創造，爲什麼創造，又正是那樣地創造而不是別樣的，這些事情即使是檢查局長也到底不能知道。但是以我所知，併且欲對足下一言者，即以達爾文爲異端而加以迫害，反將使足下多少有異端氣味是也。何則？主張除了創世紀所說的方法以外不能造人類者亦異端也，而且比達爾文更且惡性的異端，這豈不就是限制神之全知全能麼？好像是說神不得不那樣地造人類，而且不能用別的方法去造！朋友，這個結論很是明瞭，於檢查官之足下更特是危險。蓋足下因此而始創不信任神的主屬性之惡例，且因此頗有爲教會所罰之虞，恐非在極邊的修道院裏挨過服役年限不可吧。

或者生爲人類的足下之威嚴因爲達爾文的猿猴說而感到侮辱麼？在我個人看來，土塊的祖先也并不見得比猿猴更爲高貴。

但是這些都暫且不說，達爾文在那里胡說亂道或者是有的，唯因此去迫害他，這實在是百倍的胡鬧而且可惡。又或者你從他的學說裏看出虛無主義的旗幟麼？這真奇了！虛無主義與達爾文有什麼相同之點，這兩者豈不是相反

的麼？達爾文想把我們從動物狀態提高到人的境地來，虛無主義者則想把人間抑下到動物狀態去，他們自己就是猿猴說的活證據。在他們的性質與粗暴的動作裏可以看出隔世遺傳之最明瞭的徵候。他們現在已是汗穢愚笨無恥傲慢疏忽，要咬人，倘再進一步，這個復歸于動物狀態的事業便成功了。——女人，牧師的妻與女兒也都研究起達爾文來了，這件事足下也不必怎麼着急。那也只是與穿了王侯的衣裳儼然闊步的傢伙同一種類的猿猴罷了。這個罪也並不在達爾文身上。密哈耳兒，聽我的話，不要生氣，不要爲了那發瘋似的牧師的女兒們的緣故去迫害達爾文吧！

好朋友呵，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們俄國人並不是有支那的萬里長城那樣東西把我們從別的國民隔離開來，所以不管你鎖住了門，學問還是一聲不響地侵進我國裏來。學問這件東西，真是大胆的，他並不顧慮你檢查局的決議與禁止，還是散布出他的光明。所以，好朋友呵，你想迫脅他，拏了用舊了的木塞想來阻止他的潮流，你是決不會成功的呵！

後來達爾文的書居然不曾禁止，據許多人推測，與這封信多少有點關係。我們固然景仰託爾斯泰的胸懷寬大，但也不能不佩服密哈耳局長之還有一點知識也。

俄國人是宗教的國民。現在制度改變了，神，聖書，據說是不相信了，但這不過是沒有

那舊的一套罷了。新的密哈耳局長還在那檢查局裏決議，禁止，這回輪到託爾斯泰老弟的身上，我們方才知道。所依據的是什麼呢？神，聖書，當然是；不過這當然是新的一套了。這並不足奇，而且是別人家的事，與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們還是講自己的事吧。中國人是——非宗教的國民。他與別國人的相差只在他所信奉的是護符而非神，是宗教以前的魔術，至於宗教的狂熱則未必更少。他能比俄國好麼？我即使十分愛國也萬不敢說。愛和平，寬容，這都是自己稱贊的話，我却不敢附和。我覺得中國人的大病在於喜歡服從與壓制，最缺乏的是對於一切專利之憎惡。俄國有密哈耳局長，也有亞力舍託爾斯泰，中國則滿街都是密哈耳局長（而沒有那一點的知識），所以我對於俄國的禁止事件不敢怎麼批評，還是我們自己趁還可說一兩句話的時候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吧。

附記

亞力舍託爾斯泰信中的虛無主義者當然與克魯巴金自叙傳裏所說的不是一類。自父與子至蒼白馬中所描寫的英雄，即使不是可愛，也總是可敬的人，然而天下之魚目恆多於真珠，所以虛無主義遂幾乎被猿猴所專賣了。託爾斯泰的地位正如庚子年的李秉衡，實在很可同情，現在那位老弟尚且禁止，那麼他的文集或者早已做了粗紙了吧。十四年二月五日。

### 譯歐洲中古基督教高僧「聖

### 芳濟」的一首頌歌 江紹原

不管「聖芳濟」是何許人，他的頌歌如果同「女神心理的研究」比賽一下，看誰能更使人注意，——我敢斷言必是聖芳濟失敗。

聖芳濟 (St. Francis 又譯作聖芳濟各)

是怎樣的一個角色，我希望商務印書館所編的歷史教科書說起過。如不曾，而你又很要麼得，就請翻閱旁的書去罷。你也許能夠找出，他為什麼被人稱為「最像基督的基督徒」和他所創立的「修士會」出過一些何種人。元朝時到北京來的「真福奧多利谷」和清朝時來的「賴俄尼撒」和「湯士選」等，皆此會會士。所以聖芳濟總算與中國有點子關係。

至少你也許讀過文學家法蘭西氏著的那本小說紅百合。這裏面就有一個配角是芳濟修十會會士；小說家所給他的行為，我記得好像同中國和尚用便壺燉香羊肉一類的勾當，相差不遠，但以下一首頌歌，他嘴裏倒還唱着。

我根據 H. S. Faylor 的英譯 (見 The Mediseval Mind, vol. I. PP. 455-456)。他用的本子則見於 C. W. Onachi 的 *Crestomazia italiana dei Primi Secoli*。

至高的，萬能的好天主，讚頌歸汝，榮耀

歸汝，和聲聲的祝福也歸汝；——至高的，這些唯有你當的起，你的名字啊沒人配提。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你和你創造的件件「好」東西，特別啊，是那照我們的太陽哥，他——早就起；

他多麼美麗，他的光輝多麼奇，他代表至高啊你。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你，只為你造的月姐和星斗們多亮，多寶貴，多美麗。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汝，只為風哥哥，還有空氣啊和雲霧，青天啊和氣候寒暑，這些都是你安排的，好叫你創造的東西有食物飽腹，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你，只為水姐姐她最有益，最寶貴，最貞潔，又最謙虛。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你，只為火哥哥——那是你照亮夜間的，他的模樣好，他的興致高，能冒險，能耐勞。

我的天主請聽讚頌你，只為姐姐我們的母地，牠把我們看守把我們撫育，那些有顏色花兒的各種果子和那青草，她生的。

請聽讚頌啊我的天主，只為人愛了你肯把旁人怨，也能忍受痛苦死別苦；這般安心忍受的真有福，至高的你要親手給他們加冠的那一天，「總可以把眉揚，把氣吐」，

我的天主啊請聽讚頌，只為那軀壳的死沒人能落空；有一般人真可憐，活一天造一天的罪愆。

你至聖的意旨，那些知道的終究有福，將來第二次的死，他們受不着凌辱。

讚頌，祝福，我的天主，向他稱謝，伺候他，要誠心悅服。

### 竹林的故事

馮文炳

出城一條河，過河西走，堤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裏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十二年前，他們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漢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時我們是專門請一位先生在祠堂裏講了凡鋼鑑，為得揀到這菜園來割菜，因而結識了老程。老程有一個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愛笑，我們以後就藉了割菜來逗她玩笑。我們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問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見了老程呼「阿三」，我纔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們從此就呼她三姑娘。從名字看來，三姑娘應該還有姊妹或兄弟，然而我們除掉她的爸爸同媽媽，實在沒有看見別的誰。

一天我們的先生不在家，我們大家聚在門口擲瓦片，老程家的押着香紙走我們的面前過去，不一刻又望見她轉來，——不筆直的循走原路，勉強帶笑的灣近我們：「先生！替我看這籤。」我們圍着念菩薩的絕句，問道，「你求的是什麼呢？」她對我們訴一大串，我們纔知道她的阿三頭上本來還有兩個姑娘，而

現在只要讓她有這一個，不再三朝兩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種菜，也還打魚賣。四五月間，雷雨之後，河裏滿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搖網走到河邊的一個草墩上，——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為太陽射不到這來，一邊一棵樹交蔭着成一座天然的涼棚。水漲了，搓衣的石頭沉在河底，賸現綠團團的坡，剛剛高過水面，老程老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搖網朝水裏兜來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轉過身倒在挖就了的蕩裏，——三姑娘的小的手掌，這時跟着她的歡躍的叫聲熱鬧起來，一直等到跳跳地跳好容易給捉住了，纔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搖網從水裏探起，一滴滴的水點打在水上，浸在水當中的枝條也衝擊着查查作響。三姑娘漸漸把爸爸站在那裏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搥土，嘴裏還低聲的歌唱；頭毛低到眼邊，纔把腦殼一揚，不覺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頓時興奮起來，然而立刻不見了，偏頭又給樹葉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復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聲「阿呀！」這回是一尾大魚！而媽媽也沿堤走來，說鹽鉢裏的鹽怕還夠不了一殮飯。

老程由街轉頭，茅屋頂上正在冒烟，叱咤一聲，躲在園裏吃菜的豬飛奔的跑，——三姑娘也就出來了，老程從荷包裏掏出一把大紅頭繩：「阿三，這個打辮好嗎？」三姑娘搶在手

上，一面還接下酒壺，奔向甬角裏去。「留到端午紮艾呵，別糟塌了！」媽媽這樣答應着，隨即把酒壺伸到甬孔燙。三姑娘到房裏去了一會又出來，見了媽媽抽筷子，便趕快拿出杯子——家裏只有這一個，老是歸三姑娘照管——站着腳送在桌上；然而老程終於還是要親自朝中間挪一挪，然後又取出壺來。「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十！」老程實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對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歲的時候，就能够代替媽媽洗衣。然而綠團團的坡上，從此也不見老程的踪跡了，——這只要看竹林的那邊河堤傾斜成一塊平坦的上面，高聳着一個不毛的同教書先生（自然不是我們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樣的土堆，堆前豎着三四根只有杪梢還沒有斬去的枝杆吊着被雨粘住的紙幡殘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意義。

老程家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青藍大布，現在不過繫鞋的帶子也不用那水紅顏色的罷了，所以並不現得十分異樣。獨有三姑娘的黑地綠花鞋的尖頭蒙上一層白布，雖然更現得好看，卻叫人見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樣懶懶的沒有話可說了。

然而那也並非是長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樣勤敏，家事的興旺，正如這塊小天地，春天來了，林裏的竹子園裏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綠得可愛。老程的死卻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只有鷓鴣在屋頂上打圈子，媽媽呼喊女

兒道，「去，去看堤裏放的雞娃」，三姑娘纔走到竹林那邊，知道這裏睡的是爸爸了。到後來青草鋪平了一切，連曾經有個爸爸這件事實幾乎也沒有了。

正二月間城裏賽龍燈，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還要算鄰近各村上的女人，她們像一陣旋風，大大小小牽成一串從街衝到那街，街上的漢子也藉個機會撞一撞她們的奶。然而能夠看得見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媽媽嗎？不，一回也沒有看見！鑼鼓喧天，驚不了她母子兩個，正如驚不了棲在竹林的雀子。雞上啼的時候，比這裏更西也是住在堤下的堂嫂們們順便也邀請一聲「三姐」，三姑娘總是微笑的推辭。媽媽則極力鼓勵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堤上，也跟着出來，看到底攀纏着走了不；然而別人的漸漸走得遠了，自己的不還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邊嗎？

三姑娘的拒絕，本是很自然的，媽媽的神情反而有點莫明其妙了！用詢問的眼光朝媽媽臉上一瞟，——卻也正在睜過來，於是又掉頭望着嫂們們走去的方向：

「有什麼可看？成羣打陣，好像是發了瘋的！」

這話本來想使媽媽熱鬧起來，而媽媽依然是無精打采沉着面孔。河裏沒有水，平沙一片，現得這堤從遠遠看來是蜿蜒着的一條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顆黑子了。由這裏

望過去，半圓形的城門，也低斜得快到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橋儼然是畫中見過的，而往來蠕動都在沙灘；在堤上分明數得清楚，及至到了沙灘，一轉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標記，只覺得一簇簇的仿佛是遠山上的樹林罷了。至於咕咕的喧聲，卻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雖然聽不着說的是什麼，聽者的心早被他牽引了去了。竹林裏也同平常一樣，雀子在奏他們的晚歌，然而對於聽慣了的人只能夠增加靜寂。

打破這靜寂的終於還是媽媽：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貓跳！你老這樣守着我，到底……」

媽媽不作聲，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來了這埋怨，剛纔的事倒好像給一陣風趕跑了，增長了一番力氣嬌惱着：

「到底！這也什麼到底不到底！我不歡喜玩！」

三姑娘同媽媽間的爭吵，其原因都坐在自己的過於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來，把房裏的傢俱抹得乾淨，媽媽卻說，「鄉戶人家呵，要這樣？」偶然一出門做客，只對着鏡子把散在額上的頭毛梳理一梳理，媽媽却硬從盒子裏拿出一枝花來。現在站在堤上，眸子裏的眼淚快要迸出來了，媽媽纔不作聲。這時節難為的是媽媽了，皺着眉頭不轉睛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頭！待到點燃了案上的燈，纔知道已經走

進了茅屋，這其間的時刻竟是在夢中過去了。燈光下也立刻照見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籃適纔飯後同媽媽在園裏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網成一把。

「媽媽，這比以前大得多了！兩棵怕就有一斤。」

媽媽那想到屋裏還放着明天早晨要賣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媽媽的幫忙，媽媽終於不出聲的歎一口氣作着三姑娘網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燈，然而當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過了多少次的，所以聽了敲在城裏響在城外的鑼鼓，都能够在記憶中畫出是怎樣的喧嚷來。「再是上東門，再是在衙門口領賞，……」付着聲音所來的地方自言自語的這樣猜。媽媽正在做嫂子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歡喜起熱鬧，那情也許比三姑娘更記得清白，然而對於三姑娘的彷彿親臨一般的高興，只是無意的吐出來幾聲「是」，——這幾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來了：「剛纔還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實在站起來了，一二三四的點着把數，然後又一把把的擺在菜籃，以便於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賣。

見了，三姑娘活潑潑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為什麼那樣沒出息，不在火燭之下現一現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樣的面龐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媽媽。人一見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二姑娘同三姑娘的菜，

其餘的什麼也不記得，一因為就誤了一刻，三姑娘的菜就買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這樣好，隔夜沒有浸水，煮起來比別人的多，吃起來比別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裏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後留給我的印像，也就在賣菜這一件事。

三姑娘這時已經是十二三歲的姑娘，因為是夏天，穿的是竹布單衣，顏色淡得同月色一般，——這自然是舊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沒有這樣合式，不過這也不能夠說定，因為我們從沒有看見三姑娘穿過新衣：總之三姑娘是好看罷了。三姑娘在我們的眼睛裏同我們的先生一樣熟，所不同的，我們一望見先生就往裏跑，望見三姑娘都不知不覺的站在那裏笑。然而三姑娘是這樣淑靜，愈走近我們，我們的熱鬧便愈是消滅下去，等到我們從她的籃裏揀起菜來，又從自己的荷包裏掏出了銅子，簡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覺得這太對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終是很習慣的，接下銅子又把菜籃肩

上。

一天三姑娘是賣青椒。這時青椒出世還不久，我們大家商議買四兩來煮魚吃，——鮮青椒煮鮮魚，是再好吃沒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稱，我們都高興的了不得，有的說買鯽魚，有的說鯽魚還不及鱸魚。其中有一位是最會說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稱一兩，回頭我們的飯熟了，你也來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們的一食飯使不得？難道就要我出東西？」

我們大家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從籃子裏抓起一把擲在原來稱就了的堆裏。

「三姑娘是不吃我們的飯的，媽媽在家裏等吃飯。我們沒有什麼謝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將來碰一個好姑爺。」

我這樣說。然而三姑娘也就趕跑了。

從此我沒有見到三姑娘。到今年，我遠道回家過清明，陰霧天氣，打算去郊外看燒香，走到墳上，遠遠望見竹林，我的記憶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風吹起波皺了。正在徘徊，從竹林上頂的小徑，走來兩個婦人，一個站住了，前面的一個且走且回應，而我即刻認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這樣忙，端午中秋接不來，為得先人來了飯也不吃！」

那婦人的話也分明聽到。

再沒有別的聲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於要走過竹林看看，然而也暫時面對流水，讓三姑娘低頭過去。

一九二四年十月作。

### 贅語

近來有一二友人說，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廣。我承認，但並不想改，因為別方面的東西我也能夠寫，但寫的時候自己就沒有興趣，獨有這一類興趣非常大。波特來爾題作窗戶的那首詩，廚川白村拏來作賞鑒的解釋，我却以為是我創作時的最好的說明了。不過在中國的讀者看來，怕難得有我自已所得到的快樂，因此有一個朋友加我一個稱號：「寡婦養孤兒」。一個母親生下來的，當然容易認識，那麼，方面不廣似乎也就沒有法了。一月十七日。

### 理想中的教師

善悟

二月一日晨報副篇上登有一封林曉的致北京農大校長公開信，裏面有幾句很精闢的話：

「其次今日身當教員之人，果有幾人真肯為教育犧牲？大多數不外以教習為糊口之職業，而存心藉此騙一口飯而已。教育為最神聖最清高之事業……不能長久枵腹教書，則亦惟有潔身而退，以讓之可以犧牲之人。」這幾句話真可以做教書的人的當頭棒喝。不過這種意思也不是林先生始創的，前教育總長現在辭職中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范靜生先生也曾非難過

北京各校的教員，說他們一手拿錢，一手拿書包上課。其他名流碩學以及社會輿論曾經發表過這樣議論的一定還有，可惜我見聞淺陋，不能一一列舉。我雖沒有獨創的卓見，我却很佩服這樣的偉論，所以我不免依據林先生的主張來推演一番，藉與諸大教育家商榷。

教書是神聖清高的事業，不得以之為糊口之職業，不得藉以騙飯；正如戀愛是神聖的清高的，人們不得以戀愛為糊口之職業，不得藉戀愛以騙飯。一切神聖的清高的事業都應該超乎吃飯以上。凡想騙飯吃的人都不配做神聖清高的事業，都不配教書，故『不能長久枵腹教書，則亦惟有潔身而退』。反過來說，想從事神聖清高的教育事業的人，就應該『長久枵腹』。最好能永久枵腹。我根據以上的理由，得着一條結論：凡做教師的都應該不吃飯。這是我理想中的教師的資格，做教師的根本的條件；合得上這條條件的人方配去做那神聖清高的教育事業，合不上的便該『潔身而退』。這種理想，我也不敢掠美，自詡為獨創的見解，其實也是從古人的理想中蛻化出來的。古代的聖人說得好：『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不謀食，所以謀食的便不是君子。不是君子，大概便是小人罷。君子和小人之間雖似可以有一個中間階級，有一種非君子非小人的平常人，但我們以嚴格的道德眼光看來，不是君子，便該是小人，不容有一種非君子非小人的。因此我得着一條原則：凡謀食的都是小人。這條原則

實足以表示東方文明獨特的精神，不是西方物質文明所能企及的，而東方文明之所以優於西方文明，東方文明之所以能維持數千年不墜，西方文明之所以瀕於破產，也無非在此一點。西方人鬧來鬧去，不外是麵包問題。什麼社會黨，什麼共產黨，無非想奪碗飯來吃吃而已。不見別人吃得飽且又吃得好，而自己吃得很苦，成竟沒得吃，於是便想其他人之產，圖一頓飽食。西方人時刻在食字上用心思，真是小人之尤，所以西方文明竟可稱為小人文明。乃近來西風東漸，中國人也傳染上了這種惡疾，說什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前年黎元洪做總統，竟敢明目張膽的說：『有飯大家吃。』以堂堂總統，竟作此下流小人之語，其不旋踵而敗，良有以也！此次東南戰事，滬甯路一帶，焚劫擄掠，十室九空；廚房燒了，碗筷毀了，柴米金錢統被搶了，沒飯吃的人一定很多。我本『君子愛人以德』的意思，深為他們慶幸，以為他們遇此機會，正可藉以表示，有做君子的可能。不意連日報上登載旅滬無錫同鄉會等致電報政府，要求賠償損失。唉！該同鄉會等何竟不願他們的鄉人做君子呢，假使我是執政府的某部總次長或參政，我一定建議，覆電嚴加責斥，以為陷人不義者戒。舉世滔滔，都是要吃飯的小人！我雖很希望一切小人都變成君子，但我尤其希望，一切做教師的應該是君子。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教師是學生人格的模範。

理想中的教師資格已經規定了，但到什麼地方去尋合於這資格的教師呢？這實在是一個困難而又困難的問題。據說：做人一天不吃飯，肚子裏便覺得空洞洞的，蛔虫便要打結，或者竟要造反。我自己雖未曾有過這種經驗，但沿街叫化的人們都口口聲聲如此主張。並且據人說：倘然十天二十天不吃飯，身體會得冷，手脚會得硬，呼吸也會得休息。身體冷了，倒還不打緊。假使手脚硬了，怎樣能走上講台去呢；呼吸休息了，怎麼能開口講授呢？理想上要找不吃飯的人來做教師，實際上人不吃飯又不行，這真是為難極了。我正在為難之際，我的朋友趙先生笑着向我說道：『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只要把南方人統統逐出教育界，而代以北方人，就沒有一個不合你的理想了。因為北方人吃的是麵，不是飯。』我用很鄭重的態度研究這個問題，而趙先生竟用笑談來攪擾我實在不應該！我此地所謂飯，是當做代表的意義用，並不專指那用米煮熟的東西。吃飯的人固然不配做教師，吃麵，吃餃子，吃饅頭，吃窩窩頭，吃麵包，吃馬鈴薯，以及吃草根樹皮的人當然也不配做教師。總而言之，嘴裏要吃東西的人都不配做教師，教師是應該不吃東西的。所以趙先生的建議絲毫不能幫助我解決那個問題。於是又有一位朋友錢先生建議道：『好了！你無須焦灼了！不是張競生先生新發明了一種內食法嗎？採用內食法的人還不能合你所定的資格嗎？』錢先生的建議確是很有意思

義，但不知內食了，是否還要外食？倘然仍要外食，當然沒有資格。即使能純粹內食，但還是離不了一個食字，還不免是一個小人，依然是沒有資格。所以錢先生的建議也不能採用。於是又有一位朋友孫先生建議道：『無可奈何，只好求之於鬼神仙佛。但神佛也是要受人供養的，或吃豬頭三牲，或吃素麵清茶，也離不了一個食字。餓鬼無食可得，便到人家敲竹槓，一定要等人家用羹飯送出來，才肯出門。仙家不吃人間煙火，可是也得餐風飲露。像北京這種地方。學校薪水雖發不出來，而冬天西北風很多，儘夠飽喝，則請仙家做教師，似乎很是相宜。但有時烈日炎炎，風息全無，則仙家不免也要鬧饑荒。況且既要餐風，還是離不了一個食字，所以仙家也不配做教師。我的理想中的教師，求之於人類，不可得，求之於已死的人類，不可得，求之於超然的人類，也不可得。求之於人類以外罷！據說：獅子，老虎，跳虱，臭虫，以及牡丹花，狗尾巴草等等，凡是叫做生物，沒有一種不謀食，沒有一個不是小人；所以同人類一樣，沒有一個有做教師的資格。求之於生物以外罷！石頭煤塊固然不要吃飯，固然不能說是小人。可惜他們不會開口說話。不會開口說話，怎能教書呢？然則我的理想終於不能實現嗎？我理想中的教師終於沒處找嗎？假使理想不能實現，豈不等於空想了嗎？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想出了兩種辦法，雖不能即刻實行，却也慢慢地可望

其實現。這兩種辦法，或只採一種，或兼採兩種，都可以。讓我寫在下邊，請大家指教。如別位有更妥當的方法，我極願不拘成見，惟善是從。

第一條辦理：請張競生先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發明一種無食法，不但杜絕外食，而且兼絕內食。將來師範學校內即以無食法為唯一的必修科目，凡學生修畢此項功課而能實行者即可畢業，即有做教師的資格。如此辦起來，不但做教師的人都不吃飯，且教師以身作則，潛移默化，不難使學生盡變成君子，不難使中國變成東方的真君子國。

第二條辦法：請周穆王的假師把石頭鑿成人形，除了牙齒，食道，腸，胃等外，一切器官俱備；然後再把四書五經太上感應篇等塞入石人的肚子內。假師的巧奪天工，是我們所知道的，況日頑石本會點頭，再經他一彫鑿，那石人之能開口說話，是無可疑惑的了。而且肚子裏藏着好書，不患沒有教材，且亦不患教授不得其官。還有一層好處：要幾個教師，即鑿幾個，不至於供過於求，產出了許多高等游民。

附記

開明案，善悟兄的意見我很是贊成，因為我也是熱心于枵腹法研究之一人。但是在張競生和假師兩位先生沒有出來擔任的期間，這些方法仍不能用。我從日本的笑話裏發明了一種辟穀方，倒還似乎簡易

可行。其方如下：

碳酸蘇打一大包

酒飯一頓

舍利鹽一大包

服法 先空腹服碳酸蘇打，飽吃酒飯，再將舍利鹽服下。如是則下有沸騰散，上有瀉劑，而酒飯在其中，便可永久留存，不必再吃了。其實這雖簡便，還不能免俗，最好還是在教室裏設一灶壇，由學生自扶，只須化了香燭黃紙一點費用，就可請老子自己來講道德經，拉開講理想國，何等便利，祇因老兄是反對靈學的，我不好意思提出罷了。

善悟兄如此熱心于理想的教育，能闡發光大范總長的清高教訓，良用欽佩，只可惜沒有多引「名流碩學」的宏論，未免有遺珠之恨。例如北京師大全體職教員宣言（雖然我也算是一名小教員，但不承認全體中有我在內，因為我始終不知道這回事，到了在報上發表之後我纔看見，大約看我也是要一手掙錢的人，——雖然我未學過師大的一文爛鉛錢，——不配算作清高全體之分子吧，——真是教書的人的又一下的當頭棒喝。這篇洋洋大文真是有關于世道人心之作，於現代「德化」政治之進行一定大有裨益。既有高尚的理想，又有切實的方法，（敵人的兩條也忝算在內，）想中國教育必當蒸蒸日上，凡「貽笑列邦誤盡青年」之以索新籌款為事的教員校長將無復存在的餘地，雖欲不潔身而退而不可得矣！懿歎休哉！

棄婦

李淑良

長髮披徧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蟲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遊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戚惟遊蜂之腦能深印着；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烟突裏飛去，  
 長染在遊鴉之羽，  
 將同棲止於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語。  
 衰老的裙裾發生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草地  
 為世界之裝飾。

更正

好的故事正誤 十二行鳥下脫拍字；十五行漿誤漿；廿六行樓上脫如字；末行的下脫夜字。